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菽園雜記 第九卷

陳宗訓者，太宜人伯父。涉獵書史，事母盡孝。每飲食親友家，遇時新品味，母未嘗，必托以疾忌，不一下箸。翌旦，必入城市，買以奉母。或遠方難得之物，可懷者，必懷歸。母心樂之，至老不衰。太宜人事先祖母，曲盡孝謹，有自來矣。 雉鳩，揚雄、許慎以為白鴈，郭璞以江東人謂之鷓，陸機以幽州人謂之鷓。黃公紹譏其皆以意求之，斷以為即今之杜鵑，云：「自蜀人作《華陽國志》，妄稱望帝所化，遂有杜鵑、杜宇之名。而雉鳩、王雉，世反不識。」此正以五步笑百步者也。惟朱子《詩傳》云「狀類鷓鷯」，最為得之。今吳音訛呼雉為鷓。婚禮，好事者必求鴛鴦王雉，以備名件，蓋非尚珍異。鴛鴦，取其匹而有思；王雉，以其摯而有別也。

文武諸司之設，各有正官主之。如五軍都督府，則左右都督；通政司，則通政使；大理、太常、鴻臚、光祿等寺，則各寺卿；國子監，則祭酒；太醫院，則本院使；欽天監，則本監正；上林苑監，則左右監正是也。近年各以尊官處之；中軍都督府英國公張懋，右軍都督府保國公朱永，皆太子太傅；左軍都督府定西侯蔣琬，前軍都督府新寧伯譚祐，後軍都督府襄城侯李瑾，皆太子太保；通政使司張文質，太常寺劉岌，鴻臚寺施純，皆太子少保、禮部尚書；大理寺，工部尚書杜銘；光祿寺艾福，國子監邱濬，欽天監康永韶，皆禮部侍郎；太醫院則通政使蔣宗武，上林苑監則右通政李孜省。此亦制度之一變也。成化乙巳記。

《癸辛雜識》云：「官品有金紫銀青之目。蓋金至於紫，銀至於青，為絕品也。」此說殆非。蓋金銀調印，青紫調綬，或謂所佩魚袋及服色耳。古人有金章紫綬紫袍，今時文武極品官，俱無金印，印亦無綬。又紫為禁色，臣下無敢服者。惟四品以上，緋袍金帶；七品以上，青袍銀帶。此即金紫銀青之遺制也。

巡撫官，永樂間已有之，然僅設於要處耳。洪熙、宣德初年，添設漸多，侍郎、通政、大理寺卿，惟其人，不皆都御史也。景泰以來，悉置都御史。初意蓋以御史在外，多浮薄不遜，以此軋之耳。以今計之，亦太盛矣。蘇松等處，鳳陽等處，宣府等處，順天等府，保定等府，延綏等處，甘肅等處，河南、山東、山西、遼東、大同、寧夏、陝西、湖廣、江西、兩廣、雲南、四川、貴州、福建，凡二□人。內署銜不同者，兩廣曰「總督軍務」，蘇松等處曰「總理糧儲」，鳳陽等處曰「總督漕運」，遼東、湖廣、雲南皆曰「贊理軍務」，山西曰「提督雁門等關」，保定曰「提督紫荆等關」，順天等府曰「整飭薊州等處兵備」。餘止稱巡撫，鄖陽等處曰「撫治」，蓋主流民也。凡推舉各邊及腹里干涉軍務者，吏、兵二部會同；干涉錢糧流民者，吏、戶二部會同；惟總督漕運者，吏、戶、兵三部會同。江西、福建、山東地方，有事則設，事寧則革之。

各處總兵官印文，遼東曰「征虜前將軍」，宣府曰「鎮朔將軍」，大同曰「征西前將軍」，延綏曰「靖虜副將軍」，寧夏曰「征西將軍」，甘肅曰「平羌將軍」，雲南曰「征南將軍」，兩廣曰「征蠻將軍」，湖廣曰「平蠻將軍」，皆柳葉篆。漕運總兵無將軍名目，其印曰「漕運之印」，疊篆文。若陝西止稱「鎮守官」，貴州、薊州等處，雖名總兵，俱無將軍印。

永樂間，平江伯陳公瑄把總海運糧儲，共一百萬石，時未有總兵之名。三年，裡河漕運加至五百萬石，統各處一百七□餘衛。後以湖廣、浙江、河南、山東各都司所屬茶陵、臨山、彰德、濟南等衛地遠，省之，每歲上運四百萬石。洪熙元年，始充總兵官督運，鎮守淮安，此設總兵之始也。宣德四年，同工書黃福計議於徐州等處立倉，令官軍接運，六年掛「漕運之印」。八年公薨，以都督僉事王瑜、都指揮僉事吳亮充左、右副總兵同管。正統四年，專以馬興充總兵，湯節充參將。此設參將之始也。景泰二年，設左僉都御史王同管，此文臣總督漕運之始也。

欽天監官，例不致仕，老死而後已。天文生由科目出仕者，只於本衙門任用，不令出任府州縣官。蓋有深意存焉。太醫院官無考滿依資格升職者，蓋此流醫藥有效，則奉特旨升官故也。近年吏部考察京職，欽天監官年六□以上者俱勒令休致，罷革傳奉冗官，則太醫院官皆在其列。計無所出，則請旨去留。由是權移他手，而賢否混淆矣。

鄉民有子患瘡疹，備牲酒禱神，語拙，不能致詞，乃要其婦翁禱之。翁之孫適亦患此疾，翁乃對神私語，為其孫禱。時婿拜於後，怪其詞不揚，膝行聽之，知其然，未敢言也。俄而翁之孫愈，婿之子亡。婿由是甚怨之，以其情訴於人，人以為笑。成化間，一巡撫都御史被訟於朝，其親有官給事中者，巡撫乃以重賂托之賂中官求援，給事以為己物奉以求進，是由得升吏部侍郎，而巡撫竟坐法戍邊死。又兵部尚書缺人，一兵部侍郎欲得之，其親家有為刑部尚書者素稔中官，遂托之納賂。尚書之為己謀，亦如給事，於是去刑而遷兵。侍郎知之，悲恨，疽發項死。此二人與婦翁之御其婿者甚類，皆可笑也。

南京妓女劉引靜，幼為一商所眷，商死，劉為持服，歲時修齋設祭，哭泣甚哀，日以女工自養，誓不接客，家人不能奪其志也。商家後凋落，且能推所有以周其妻子。有富翁聞其賢，欲娶焉，劉不從而止。京師郭七公子者，故定襄伯登之從子也。嘗昵一妓，方妙年，公子死，即削髮解足紵為尼。屠寶石，京師大賈也。嘗以罪發遣遼東充軍，家破，無可托者，以白金萬兩寄所昵妓家，後數年赦回，以所寄還之，封識如故。世有處貴富之地，而淫褻無恥；當變故之時，而貪味忘義者多矣。孰知風塵之中，有此卓異者？人性之皆善，豈不信哉！然則觀人者，未可以其類也。

朝廷近建三官廟，規制宏麗，像尚莊嚴，其費皆出內帑，不煩有司。工成日，內府各內官及文武諸司大臣俱往瞻禮。蓋上承母后意，而群臣將順之也。兵書涑水張公問予三官所由始？嘗考之漢熹平間，漢中有張修為太平道，張角、張魯為五斗米道，而魯尤盛。蓋自其祖陵、父衡造符書於蜀鶴鳴山，制鬼卒祭酒等號。有疾者，令其自書氏名及服罪之意，作三道，其一上之天，著山上；其一埋之地；其一沈之水。謂之天地水三官。三官之名，實始於此。予既以復張公，且為評云：「水為五行之一，生於天而附於地，非外天地而為物也。今以水與天地並列，已為不通之論。若其使民服罪之書，水官者沈之水，地官者埋之地，似矣。天官者，既云上天之天，則置之雲霄之上可也，卻云著之山上。然則山非地乎？其誣惑蚩蚩之民甚矣！」

「大鑿子中消白日，小車兒上看青天。」此邵康節先生詩。今人呼盛茶酒器為鑿，有自來矣。然此字亦後人方言所增，韻書無之。

《檀弓》記孔子居宋，見司馬桓魋自為石槨，三年而不成，曰：「若是其靡也，死不如速朽之愈也。」初疑所謂石槨，若今合石為之，不應若是其難也。弘治戊申之春，舟過徐州約三□里，聞鄉人言，其地有河山寺，寺下有洞，為古蹟，甚奇。乃命艤舟一登，讀眉州萬閣老所撰建寺碑，乃知即所謂桓山，宋桓魋葬處也。其隧道當南向，今已在佛殿下矣。佛殿後有一穴，可入石槨，約高丈餘，其深約五六步，其廣半之。兩旁又各鑿為夾室狀，每處可容□人。蓋四周一金山，山而剝其中耳。是宜三年而不成也。蘇長公游北山時，蓋已蕩然金椎之餘矣。今石壁所刻賦，蓋後之好事者為之。其稱洞山者，以石槨為洞也。

近見二文士有三年服者，同送鄉人之喪，一人束孝帛，一人不束。人問之，不束者云：「重不可加輕。」束者云：「斯須之敬」。聞者質予，當以何人為是？予曰：「若論小節，二人皆是，若論大體，二人皆非。蓋父母之喪，雖出門弔問亦不可，況可送之出郊乎？今既往弔，且受其帛矣。及出送，而曰重不加輕乎？如以為禮尚往來，使子弟行之可也。」

唐詩云：「邵平瓜地接吾廬，穀雨乾時手自鋤」。歷解云：穀雨，讀作去聲，如「雨我公田」之雨。自雨水後，土膏脈動，令兩其穀於水也。讀為上聲者非。

梅聖俞《河魴詩》云：「春洲生荻芽，春岸飛楊花。河魴當此時，貴不數魚蝦。」而吾鄉俗語則云：「廬青長一尺，莫與河魴作主客」。廬青，即荻芽也。荻芽長，河魴已過時矣。而聖俞云然，予嘗疑之。後觀范石湖《吳郡志》，始知此魚至春則沂江而上。蘇、常、江陰居江下流，故春初已盛出，真潤則在二月。若金陵上下，則在二三月之交。池陽以上，暮春始有之。聖俞所云，始池陽、當塗之俗。而歐公所謂「群游水上，食絮而肥」，南人多以荻牙為羹，則又附會之說，非真知河魴者也。

觀屬目，聞屬耳。然佛書有觀其音聲之文，杜詩有「心清聞妙香」之句。正猶鳥不可以牝牡言，獸不可以雄雌言，《易》有牝雞，《詩》有雄狐。此文字中活法，可以意會而不必泥也。

蜃氣樓台之說，出《天官書》，其來遠矣。或以蜃為大蛤，《月令》所謂「雉入大海為蜃」是也。或以為蛇所化，海中此物固多有之。然濱海之地，未嘗見有樓台之狀，惟登州海市，世傳道之，疑以為蜃氣所致。蘇長公《海市詩序》謂其嘗出於春夏，歲晚不復見。公禱於海神之廟，明日見焉。是又以為可禱而得，則非蜃氣矣。《遼東志》云：「遼東東南皆山也，其峰巒疊翠，蔥蒨可觀，當夏秋之交，時雨既霽，旭日始興，其山崗凝結，而城郭樓台草木隱映，人馬馳驟於煙霧之中，宛若人世所有。雖丹青妙筆，莫盡其狀。古名登、萊海市，謂之神物幻化，豈亦山川靈淑之氣致然邪？」觀此，則所謂樓台，所謂海市，大抵皆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，固非蜃氣，亦非神物。東坡之禱，蓋偶然耳。且詩中有云「朝陽太守南遷歸，喜見石廩堆祝融。自言正直動山鬼，豈知造物哀龍鍾。」其自負亦不淺矣。況此老素善謔，又安知非自神其事以鳴其不平邪！

虞邵庵作《朱澤民母吉宜人墓碣》有云：「至元甲午，吉宜人將就館，其姑施夫人疾病，歎曰：『吾婦至孝，天且賜之佳子，吾必及見之。』既而疾且亟，治後事，其大父卜地陽抱山之原，使穿墳以為藏。施夫人曰：『異哉！吾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：勿奪吾宅，吾且為夫人孫。』既而役者治地深五尺，得石焉。封曰『太守陸君績之墓』，別有刻石在旁，曰『此石爛，人來換』。石果斷矣，其祖命亟掩之，而更卜兆地。夫人又夢偉衣冠者復來曰：『感夫人盛德，真得為夫人孫矣。』德潤生，其大父字之曰順孫，而施夫人沒。人以為孝感所致。」德潤，澤民名也。澤民仕元，為徵東行省儒學提舉，今朱文天昭御史之高祖。審如是，則澤民乃陸公績後身也。予嘗觀前代探環覓刀等事，猶未之信。今觀此文，則知天地間異聞，不可謂盡無也。

楊鐵崖，國初名重東南，從游者極其尊信。觀其《正統辯》、《史鉞》等作，皆善已。若《香奩》、《續奩》二集，則皆淫褻之詞，予始疑其少年之作，或出於門人子弟濫為筆錄耳。後得印本，見其自序，至以陶元亮《賦閒情》自附，乃知其素所留意也。按：《閒情賦》有云「尤蔓草之會，誦《召南》之餘歌。」蓋發乎情，止乎禮義者也。鐵崖之作，去此遠矣。不以為愧而以之自附，何其悍哉！《香奩》、《續奩》，惟崑山有刻本，後又有楊東里跋語。玩其辭氣，斷非東里之作，蓋好事者盜其名耳。記此以俟知者。

魏將軍某年七□餘，披甲上殿，及隨鑾輿出入。不減少年。人問其平生事，云：「年四□五時，已絕男女之欲。」周和尚，廬陵人，流落京師，年九□餘，遠路能步行，鬚髮不白。予嘗問其得何修養之術，云：「無他術，自壯年能節欲耳。」且云：「人之精液，度與女子，能生人。若能保守存留，豈不能資生自身？」太倉畫士張■，年九□餘，耳聰目明，猶能作畫。嘗問其何修而致，云：「平生惟欲心頗淡，欲事能節。或者賴此耳，無他術也。」

毗陵謝應芳子蘭，嘗論三高祠不當祠范蠡，云：「季鷹、魯望，吳產也，吳人■示為東家某是已。鴟夷子皮始終事越，間以行成留吳，其心未嘗一日忘乎越也。進美女，獻寶器，以惑吳之君臣，乘虛進兵，以滅吳之宗社，大率皆蠡之謀。越人論功，蠡居第一，豈非吳之大仇乎？惟其功成名遂，遯跡而去，其識見固高於常人。然浮海之裝，捆載珠玉，在齊復營致千金之產，自齊居陶，父子耕蓄，轉物逐利，復積蓄累鉅萬。太史公前後不一書者，蓋深鄙之，非美之也。較諸子房辭漢，儼然從赤松子之游，相去多矣。杜牧之、蘇子瞻，皆謂蠡私西施，以申公夏姬為比。由是觀之，謂其人為貪為穢，亦不為過。尚何風節足慕乎？今也以吳人馨香之黍稷，享敵國貪穢之仇讎，於理其可乎哉！《禮》云『民不祀非族』，況仇敵乎？吳有三高，人特未之思耳。若泰伯、仲雍、延陵季子，真天下所共高者也。凡為吳人，苟非土木，孰不有高山景行之思。宜尊三讓至德之聖，祠於堂上，配以二賢，仍以季鷹、魯望列之從祀。如此則正前人之謬戾，新斯民之耳目，振高風，崇祀讓，激衰世薄俗，而勸之於風化，豈小補哉！若謂蠡有功而祀之，則越人祀之宜矣。如諸葛武侯之賢，蜀人祀之，吳、魏未嘗有祠焉。斯理之公，古今一致，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。」此言具子蘭《上饒參政書》。自志云：「方議移文有司，會世變而止。」按：此言蠡事，大率皆前人所嘗道。其言「吳有三高，人未之思」一段，則前人所未發也。

先儒謂詩傳有本韻不必葉而葉者。今細察之，信然。如《吉日》三章「其祁孔有」，「或群或友」，「悉率左右。」皆葉羽已。然有、友、右，皆從又，吳人自來呼又為以音，但不通於天下耳，不必葉也。又如《隰桑》「遐不謂矣」，傳云：「遐與何同。」若以聲音相同，則今常熟吳音稱何人為「遐個」是已。其引鄭氏云：「遐之言胡也。」則又以義不以音矣。

巡撫周文襄公初至崑山，甫登岸，盛怒，撻一人，儒學教諭朱冕叱皂隸令止，進白公曰：「請姑息怒，至衙門治之可也。」公從之。至寓府人見後，公召冕問故，對曰：「下車之初，觀瞻所繫，恐因怒傷人，累盛德耳。」公謝之。未幾，太倉開設衛學，公奏保冕為教授，且語二衛武職云：「吾為爾子弟得一良師，宜隆重之。」冕，字士章，嘉興人。在昆庠時，季考月試，賞罰明信，弟子多所作成。至今論師道者，必首稱之。詳見葉文莊公《水東日記》。

嘗聞中官談漢府事，因問漢庶人所終，云：「初，庶人被執，鎖繫逍遙城。一日，宣廟欲往觀，左右止之，不聽。及至，熟視久之，庶人出其不意，伸一足勾上仆地，左右急扶起，久而神思乃寧。始自悔，亟命壯士舁銅缸至覆之。缸約重三百斤，猶覺頂負而動，積炭缸上如山。然炭逾時，火熾銅■，庶人亦不知其處矣。」

成化二□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，泰山微震；三月一日丑時，大震；本日戌時復震；初五日丑時，復震；□三日、□四日相繼震；□九日連震二次。考之自古祥異，所未聞也。

凡軍前紀功，南蠻首三級為一功，北狄首一級為一功，凡婦人首級受賞而已，不升官。北狄婦人面與男子無鬚者不異，故報功者多雜以婦首充數，莫能辨也。嘗遇都督馬儀談及此，儀云：「辨之亦有法，紀功多文臣，不知此法耳。第投水中，仰者婦人，俯者男子。」予嘗聞水中浮屍，男俯女仰，此陰陽定體之妙。雖人力翻覆之，終歸其舊，未知人首亦然。儀在邊最久，必嘗試知其然也。

積書不能盡讀，而不吝人借觀，亦推己及人之一端。若其人素無行，當謹始慮終，勿與可也。世有借書一癡，還書一癡之說，此小人謬言也。癡，本作甌，貯酒器。言借時以一甌為贖，還時以一甌為謝耳。以書借人，是仁賢之德；借書不還，是盜賊之行。豈可但以癡目之哉！

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，為朝廷之喉舌，宣達下情，廣朝廷之總明，於政體關係最重也。洪武、永樂間，實封皆自御前開拆，故奸臣有事即露，無倖免者。自天順間，有投匿名奏本言朝廷事者，於是始有關防。然其時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旨意，出即縱之，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。後不知始於何年，乃有拆封類進及副本備照之說。一有訐奏左右內臣及勳戚大臣者，本未進而機已泄，被奏者往往經營倖免，原奏者多以虛言受禍。祖宗關防奸黨，通達下情之意，至是無復存矣。可勝歎哉！

成化末年，太監梁芳輩導引京師富賈收買古今玩器進奉，啟上好貨之心，由是幸門大開。金夫子弟，各以珍異投獻求進而無名，乃於各寺觀聚寫釋道星命等書進呈，遂得受職。內原任中書序班者，得升職至太常、鴻臚、太僕少卿等階；白身人得受鴻臚主簿、序班等職；生員、儒士、匠丁、樂工、勳戚廝養，凡高貨者，皆與並進，名曰傳奉。蓋命由中出，不由吏部銓選，故名。名器之濫，無逾此時。未幾，以星變修弭，廷議革之，稽其數，原有職傳升者三□六人，白身授職者五百三□八人，悉革職，勒令原籍閒住，不再錄用；軍職傳升者，數當倍蓰，未暇籍也。

鴨腳樹實如杏，而其核中之仁可食，故曰仁杏。今云銀杏，是似而非也。

陸展染白髮以媚妾，寇準促白鬚以求相，皆溺於所欲而不順其自然者也。然張華《博物志》有染白鬚法，唐、宋人有鑷白詩，是知此風其來遠矣。然今之媚妾者蓋鮮，大抵皆聽選及戀職者耳。吏部前黏壁有染白鬚發藥，修補門牙法，觀此可知矣。

